



殺搏大海

〔苏联〕尤·谢·谢苗诺夫 著

孟宪楷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著者：【苏联】尤·谢·谢苗诺夫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译者：孟宪楷

謀海大搏殺

谍海大搏杀

〔苏〕尤·谢苗诺夫著 孟宪楷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625 字数：24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5378-0387-0

I·366

定价：5.80元

主 要 人 物

- 什基尔利茨 （原名伊萨耶夫，打入德国情报机关的苏联高级间谍）
- 凯 特 （原名卡佳，由什基尔利茨领导的苏联女间谍）
- 艾 尔 温 （苏联间谍、报务员）
- 斯 大 林
- 莫 洛 托 夫 （苏联外交部长）
- 希 特 勒
- 希 姆 莱 （法西斯德国党卫队全国领袖）
- 戈 林 （法西斯德国二号头目、元帅）
- 戈 培 尔 （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
- 鲍 曼 （德国纳粹党中央书记官）
- 施 伦 堡 （法西斯德国特务头子、党卫队旅队长）
- 卡尔登勃鲁纳 （法西斯德国特务头子、保安局局长，党卫队副总指挥）
- 缪 勒 （法西斯德国秘密警察头子，党卫队副总指挥）
- 斯 佩 尔 （法西斯德国工业部长）
- 沃 尔 夫 （法西斯德国党卫队副总指挥，希姆莱的亲信）
- 克 吕 格 尔 （盖世太保东方处处长）
- 霍 尔 托 福 （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
- 艾 希 曼 （党卫队头目、刽子手）

克 劳 斯 (党卫队密探)
什 拉 格 (牧师、和平主义者)
普列斯涅尔 (教授、反法西斯战士)
邱 吉 尔
艾伦·杜勒斯 (美国高级间谍)

谨将此书献给父亲

“其人何许人也？”

起初，什基尔利茨对眼前的景物有点不敢相信：花园里，夜莺在啼啭。蓝莹莹的空气是冰冷的。周围虽然已经有节制地呈现出早春二月的色调，但积雪依然是那样地厚实，而且内部没有夜间化雪前所惯有的淡青颜色。

柞树林边有一棵榛树垂向河面，夜莺就在这棵榛树里啼啭。老树的巨大的树干已经变黑，公园里有一股冻鱼的气味。春天一到，去年的白桦和柞树的叶子总要散发出腐败的气味，可现在这里竟嗅不到这种强烈的气息，然而，夜莺却放开了歌喉。她啾啾啼啭，歌声时断时续，在这阴暗、寂静的公园里，这歌声显得是那样地孤单无力。

什基尔利茨想起了祖父：老人家会跟鸟儿交谈。他有时坐在树下，招来山雀，久久地看着小鸟。他的眼睛也变得跟小鸟的眼睛一样了，转动迅速，宛如黑色的珠子。鸟儿对他没有丝毫的恐惧。

“唧溜溜、唧溜溜！”祖父吹响了口哨。

鸟儿也应声啼啭，唱得那样欢快和无忧无虑。

太阳下去了，黑色的树干在白雪上映出了匀称的、紫色的影子。

“可怜的夜莺，你会冻僵的，”什基尔利茨想道。他掩好大衣回到屋子里。“可是爱莫能助。各种鸟中，只有夜莺对人有戒心。”

什基尔利茨看了下表。

“克劳斯马上就到，”什基尔利茨想。他这个人总是严格遵守时间。我亲自请求他离开车站以后经过树林到这里来，为的是不让任何人看到。好吧，等他一会儿。这里的景色有多么美丽……”

位于此地湖畔的一幢独家住宅是什基尔利茨从事秘密活动的最适宜的场所，他总是在这里接待密探克劳斯。三个月以来，他一直向党卫队副总指挥波尔要钱，说他要买下在轰炸中死去的歌剧院舞蹈演员子女们的郊区别墅。孩子们的要价很高。掌管党卫队和保安处经济事务的波尔断然加以拒绝说：“你是不是疯啦？买一座比较省钱的房子吧。干么要讲排场呢？我们不能随便乱花钱！国家正在承受战争的重担，讲排场、摆阔气对不起国家。”

出于无奈，什基尔利茨只好把自己的顶头上司——保安局政治侦察处处长带到这里来。党卫队旅队长，三十四岁的瓦尔特·施伦堡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一所在的优点，从跟重要的密探进行密谈的角度来看，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点了。通过冒名顶替的办法签订了契约，以“罗伯特·列伊人民化学企业”总工程师鲍尔坚的名义获得了这幢别墅的使用权。他用高价和良好的膳食雇佣了守卫。实际上，所谓的鲍尔坚就是党卫队旗队长冯·什基尔利茨。

……什基尔利茨在饭桌上摆好了餐具以后开了收音机。伦敦台正在播放欢快的音乐节目。美国人格兰·米雷尔的乐

队在演奏《金色谷地小夜曲》电影中的乐曲。希姆莱^①很喜欢这部电影，他从瑞典买了一套电影拷贝。从那以后，人们就常常在位于阿尔勃列希王子大街的地下室里看电影，尤其是夜间轰炸、无法审讯犯人的时候，看电影的机会更多。

什基尔利茨打电话叫守卫来一下。守卫到来以后，他说道：

“我的朋友，今天你可以到市内看你的孩子去。明天六点钟以前回来。如果我当时还没有离开这里，那就请你给我煮点浓咖啡，尽你所能，越浓越好……”

1945年2月12日（18点38分）

“牧师，在您看来，在人的身上和动物的本性哪个更多些？”

“我以为两者不分上下，彼此均等。”

“这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这样。”

“不。”

“如果不是这样，两者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战胜对方。”

“您对我们提出指责，说我们把精神看作是派生的，一味崇拜鄙俗的肉体。可是精神确实是派生的。精神好比是酵母基上培养出来的菌子。”

“那么，这个酵母基又是什么呢？”

“是虚荣心，名利观念。你们把这个叫做淫欲，而我把它叫做跟女人睡觉和爱女人的健康的欲望。对于事业来讲，这种欲望是首要的因素。没有这种健康的欲望，人类将停止

^①希姆莱：德国法西斯头目之一，党卫队全国领袖。

发展。教会做了很大的努力，想要阻止人类的发展。您可能明白我说的是教会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

“是的，我当然知道这个时期。对于这个时期我太清楚了。不过，我还了解另外一种情况。我如今再也看不出你们对人类和对你们元首^①所鼓吹的东西在看法上有什么区别。”

“是吗？”

“是的。你们的元首把人看成是利欲熏心的骗子，健康的、力气十足的骗子，他一心要给自己争夺生存空间。”

“您的见解是很错误的，可是您意识不到这一点。要知道元首并非简单地把每个德国人都看做骗子，而是把他们看做高尚的骗子。”

“可是你们无一例外地把任何一个人人都看做骗子。”

“不，我把人看做是最原始的东西。人是由猴子变的，而猴子是动物。”

“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相信人是猴子变的，可是您并没有亲眼见到变成人的猴子，而且这个猴子也没有亲口跟您讲过这件事情。对于这一点，您没有切身的体验，也不可能会有这种体验。您所以相信这种说法，仅仅是因为这种信仰符合你们的思想体系。”

“可是上帝也没有亲口告诉过您是他创造了人类呀！”

“是的，确实任何人也没有对我讲过这个事实，我也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只能相信，而无法证明的。您信猴子，可我信上帝。您相信猴子是因为这符合您的思想体系；同样，我相信上帝是因为这符合我的思想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您有点歪曲了我的见解。我不信猴子。

^①指希特勒。

我相信的是人。”

“是从猴子变过来的人。您相信的是寓身于人的猴子，而我相信的是寓身于人的上帝。”

“上帝指的是什么？难道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上帝吗？”

“当然是这样。”

“可是元首身上有上帝吗？戈林^①，还有希姆莱，这些人的身上都有上帝吗？”

“您这是给我出难题。我跟你讲的是人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个败类中间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保留着被逐出天国的天使的痕迹。但可惜的是他们的本性完全被残忍、贪欲、虚伪、卑鄙、暴力规律给征服了，因而实际上，在他们身上人的本性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我根本不相信生在尘世上的人一定要承担自己是那种该诅咒的猴子的后代。”

“猴子的后代为什么就该诅咒呢？”

“这是我的习惯说法。”

“您的意思是说应该用上帝的法律消灭猴子吗？”

“很可能，但不全对。”

“您总是按照您的教义来回避使我感到苦恼的问题。您闪烁其辞，不置可否，可是任何一个寻求信仰的人都喜欢对方做出具体的答案，都喜欢别人讲出一个‘是’或‘否’。可是您就会玩弄辞令，什么‘并非如此’‘不是这个意思’‘很可能是这样，但又不全对’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说法张口即来。正是这种做法使我对您不感兴趣，我所反对的主要不是您采取的方法，而是您的实际行动。”

^①戈林（1893—1946），法西斯德国头目之一，元帅，纳粹战犯。

“您对我的实际行动反感，好，问题很清楚……可是，您却从集中营逃到我这里来了。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再一次证明了您所说的一条真理：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同时兼有上帝和猴子的两种本性。如果我身上只有上帝的本性，那我就不会找你来了。那样，我就不会从集中营里逃出来，我将以死来逃避党卫队刽子手们的折磨。他们要打我的左腮，我也许把右腮也送过去让他们打①，那样做也许能够激发起他们的人的本性。如果您不幸落在他们手里，您是让他们任意折磨，还是设法逃避呢？”

“敌人打您的左腮，您把右腮也送过去，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又把象征性的寓言跟实际存在的纳粹的国家机器相提并论了。寓言中所讲的左腮、右腮跟纳粹的国家毫无共同之处。正如我对您讲过的那样，寓言所讲的是人的良心。落入纳粹的国家机器则应令做别论，因为它根本不问您愿不愿意送上右腮。纳粹的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来讲就没有人类的良心……因此，您一旦落入纳粹的国家机器就跟在路上被石头绊倒或撞在墙上一样，跟它没有二话好说，因为它跟普通人毫无共同之处。”

“牧师，我不便问得更多，也许我已经涉及到了您的秘密。不过……您从前是否也落到盖世太保手里②？”

“这个问题叫我怎样回答呢？我从前落到过他们手里……”

“您显然不愿意提起这个问题，因为这对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战争结束以后，教徒们将对您失去信任。不知

①此典出于《新约全书》的《马太福音》。

②法西斯德国的秘密警察。

牧师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的人多着哪。”

“人们背地里会说盖世太保把您当作内奸跟其他犯人关在一起。其他犯人没有回来。象您这样活着回来的人只是百万分之几……教徒们不会再信任您了……到那时您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用这种办法害人，任何人都会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未必能摆脱困难的处境。”

“那您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那就批驳谎言呗？”我也要尽一切可能进行批驳，一直到人们相信我为止。如果人们还是不相信我，那我的灵魂就死去了。”

“灵魂死去。就是说您的躯体还会活下来，是不是？”

“是的，肉体活下来，好接受上帝的审判。活下来，就是要活下来。”

“您的教义反对自杀吗？”

“是的，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不想自杀。”

“要是失去了传教的可能，那您可怎么办呢？”

“不传教我也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

“您为什么看不到其它出路呢？您可以跟大家一起劳动么。”

“您所说的‘劳动’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为建造科学的宫殿而添砖加瓦。”

“我是神学系毕业的。如果社会需要我只是为了添砖加瓦，那么我就没什么跟您好谈了。要是那样，我莫如马上就回到集中营里去，死在炼人炉里也心甘情愿。”

“我只是提出一种假设。很想听一听您的假设性的看法，比如说您对自己未来的基本设想。”

“您以为向教徒传教的人都是一些游手好闲，招摇撞骗的人吗？难道您不认为这是工作吗？您的工作是为科学添砖加瓦，可我认为从事宗教这种劳动并不比任何其它劳动逊色，宗教活动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劳动。”

“我的职业是记者，我们的业务活动不仅遭到纳粹分子的反对，也遭到正统派教会的排斥。”

“为什么会遭到正统派教会的非议呢？根本原因在于您对人本身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

“我并没有解释人。我只是向世界揭露那些生活在不来梅^①和汉堡^②地下墓窟中的窃贼和娼妓。希特勒的国家说我的这种揭露是对于一个高尚民族的卑鄙的诽谤，而教会则说我的揭露是对人类的恶意诽谤。”

“我们不怕生活的真相。”

“你们害怕！我曾经揭露过一些情况。窃贼和娼妓们想进入教堂，可是教堂里的人们却把他们推了出来。推他们的正是教徒。而牧师又无法反对教徒。”

“是的，我无法反对。我反对您不是因为您讲了真话，讲真话，我是不会反对的。我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对未来的、人类所做的预见方面。”

“不知您是否意识到了从您回答的问题来看，您不象牧师，倒象政治家。”

“这仅仅因为您先入为主，按您的成见看待我。您从我身上看到的政治轮廓只能构成一个平面图形。这好比是有的

①、②德国地名。

人可以把计算尺看做钉钉子的工具。计算尺确实可以钉钉子，因为它有一定的幅度和质量。正是凭着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人们可以看出一种工具的十种、甚至二十种功用来。不过，计算尺的用途不单是钉钉子，用它还可以进行计算。

“牧师，我提出问题，可您并没有正面回答，一味给我出难题。您十分巧妙地把我从问话人变成了答话人。您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从求道者变成了异教徒。您本来是在跟别人交锋，可您为什么却说自己置身于交锋之外呢？”

“这您算说对了。我是在交锋，我确实在战斗，不过，我是在为反对战争而战斗。”

“您的这番争论很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味道。”

“我是在跟唯物主义者争论。”

“这么说您是在利用我的武器来攻击我了？”

“我是被迫这样做的。”

“请您听我的忠告……为了您的教徒的利益，我必须请求您跟我的朋友们建立联系。我把联系地址告诉您。我把我的同志们的地址委托给您好了……牧师，请您不要出卖这些无辜的人们……”

什基尔利茨听完了上面的一段磁带录音以后迅速站起来向窗子走去，为的是避开另一个人的目光。正是这个人昨天曾向牧师求援，而现在却面带冷笑，一面倾听自己的声音，一面喝白兰地和贪婪地吸烟。

“在牧师那里不能吸烟吧？”什基尔利茨头也不回地问道。

他站在直通墙壁上下两端的一扇大窗子旁边，看着几只乌鸦为了争食一块面包而在雪上打架。这里的守卫得到了两

份口粮，他非常爱鸟。此人并不知道什基尔利茨是保安处的官员，他坚信这幢独家住宅的主人是一位同性恋者，要么就是商业巨头。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到过这里，而且到这里聚会的男人们讲话时也都轻声细语，他们的饮食相当考究，喝的大部分是上等的美国饮料。

“是的，在那里没有烟抽，难受极了……老头子非常健谈，讲起来没个完。可我没有烟抽，难受得真不想活了……”

这个密探名叫克劳斯。他在两年前干上了这种行当，是自愿参加的。这个从前当过校对工人的家伙想寻求强烈的刺激。他善于伪装，很会逢场做戏，能够凭仗其虚假的真诚和激烈的言辞征服交谈者。上司允许他无所顾忌地信口开河，只要工作能进行得迅速和收到效果。什基尔利茨对他进行了细致地观察，自从跟他认识以来，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危险、可怕。

“他也许是病人？”有一回什基尔利茨暗想。“出卖他人的强烈欲望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真有趣。克劳斯竟然毫不留情地抨击罗姆布罗卓^①。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令人胆战心惊的罪犯，可是他表面上却装得那样文雅，和善……”

什基尔利茨回到饭桌旁，跟克劳斯面对面坐下来，向对方笑了一下。

“是吗？”什基尔利茨问道。“这么说您相信老头子一定能给您接上关系了，是吧？”

“是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最喜欢跟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打交道。您要知道，眼看着一个人走向死亡这可太有意思了。有时，我也曾想喊一声：‘站住！傻瓜！你想到

^①罗姆布罗卓·切扎列（1835—1909），意大利心理学家和犯罪侦查学家，是资产阶级刑法中人类学派奠基人。

哪去！’”

“不，没有必要，”什基尔利茨说。“这样做是不理智的。”

“您有没有鱼罐头？没有鱼吃我没法活。人需要磷，您是知道的。神经细胞需要磷……”

“我要给您弄到最好的鱼罐头。您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油炸的……”

“这我知道……我是说进口的，这是国产的……”

“进口的，”克劳斯笑了起来。“这有点不爱国，不过没啥。我非常喜欢美国或者法国生产的食品和饮料……”

“我准备给您弄到一箱真正的法国沙丁鱼，是用橄榄油炸的，非常好吃……含有大量的磷……您知道，我昨天看了您的专案文件……”

“只要能让我看上一眼，我可以付许多钱……”

“据我看没什么意思……如果考虑到您曾经完成过惊险的行动，那么您的话，您的笑声和表现肝疼的动作实在是感人，可是关于您的专案文件却很枯燥，除了报告就是告密。你告人家，人家告你，完全乱套了……真没意思……我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计算了一下，根据您的告密、或者建议，逮捕了九十七个人……可是这些人并没有提到您。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您。这些人叫盖世太保给收拾得够受……”

“您干嘛要对我谈这些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只是想分析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些曾经保护过您的人后来被抓走的时候，您是不是感到痛苦？”

“您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

“鬼晓得是怎么回事……我跟那些人交锋的时候，我显然觉得自己是强者。我感兴趣的是跟别人交锋……至于对手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我们所有的人今后会怎么样呢？天知道。”

“是的，”什基尔利茨表示同意。

“在我们以后，或者说从今以后吧，从今以后，我们的人都会变成卑鄙、怯懦、贪婪、专能告密的人。简直每一个人都这样。奴隶中间不可能有自由的人……确实是这样。这样一来，当个最自由的奴隶岂不更好吗？这些年来，我享受到了充分的思想上的自由……”

什基尔利茨问道：

“喂，问您一下，前天是谁到牧师家里去了？”

“谁也没去……”

“九点钟前后……”

“您错了，”克劳斯回答说，“您这里没有任何人到那里去，就我一个人在那里。”

“那也许是某一位教民吧？我派去的人没有看清他的面孔。”

“您监视他的住宅了吗？”

“当然喽。一直在监视……这么说您相信老头子一定会给我们干事了。”

“是的。总之，我觉得自己兼备反对派、政治家、领袖的天赋。人们经不住我的逼攻，都要屈服于我的思维逻辑……”

“算了。克劳斯，你可真是个好样的。不过不要吹得过